重訂四書說叢

重訂醫說叢書之卷　明刊本

虎林沈氏正興閣刻

前寄寓岳麓已卯從以自序及沈大猷丁卯新院章程其序次參用錢氏

凡二十八大作部八爲二十冊據引用書目次凡例六則有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一節

當為前論從此流行　中華書

四書說叢序

經義必有所解自漢詁訪也莫盛於宋莫厖雜於今日漢人止通字義不立文詞學者遊詠其中淺深皆可以自得宋儒懲漢簡略銳意發明諸如陰陽理氣心性精深之譚皆畫有定說

如守三尺其功固大然高明淵湛之士上質千古下問寸心覺可以如是而不必盡如是於是各以其聰明出入其間異同斯起當時如青田永康已有諍論然皆實有所見不似今日蠅龔蛙沸剿釋老之唾餘拾從橫之

剩語自謂不詭於洙泗其視傳註一
似言之無禁發之無罪者嘻之甚矣
故漢失之疎宋失之任今日失之狂
昔人謂秦人焚經經存漢人解經經
絕以之罪漢則過政可定今人之案
耳夫解經如爲故人寫照然音容色

澤久已綿邈求其彷彿唯是平吾氣虛吾心思其笑語居處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庶幾可得什五若先以勝氣我心逆駕其上郎面承緒論猶未必領況千載之下乎愚爲此懼不敢陋漢之略亦不敢是宋之拘第不敢傲

今人之無忌憚隨所繙閱手自箋記
目費十年編更五易以一目之羅不
可以得鳥故多張而廣伺之究以收
一目之用此輯說叢意也或曰四籍
之旨將無同乎曰不同宣尼之言如
水在盂方圓大小宛轉隨人而常處

於有餘故其言可以療饑可以已疾而卒莫知其所起止賢者則不然各以質之所近詣之所到務顯白其宗旨以示人如大學經世功攝於格物中庸闡道奧極於知微七篇救世而作指標於性善卽同歸要渺讀其書

想其人猶有可得而見焉故先儒曰
顏子歿而聖學亡愚僭續之曰曾子
唯而宗門啟寧獨分量知時論世其
亦有微幾乎或又曰子言似矣古今
大儒皆以我窮經如主敬主靜致良
知體認天理之類究竟不出其宗據

子之說將不慮爲經轉乎曰論學解經理同而事微不同者也論學必歸一不歸一不可以盡精微解經必閎覽不閎覽不可以致廣大及其成未有不同者也故曰一致百慮殊途同歸昔有交識者彼云有錢無貫此亦

云有貫無錢是役也積錢以待貫不願人之空談貫而不名一錢也不然與楊子之肆白氏之襆何異愚之舉實甚矣

萬曆乙卯首春望日虎林後學沈守正識

重訂四書說叢引

吾郡沈壽田先生靈襟夙成自其少年時落筆為文直逼聖賢真際一時名宿為之避席咸以為震澤後生天番再遇以嘉来學凡數上公車不獲南宮

一選迺与其徒講習於靈鷲山中衆多問難積而成帙題以說業行之於世長安紙價為增貴矣余生平不習講本要謂唯契證脉自在微際直須以自己心靈會千古情事那得尋行

遂向以老生俗儒之譚自錮靈
明坟氏今学士家所奉為府籙
師傳其弟父授其子不敢精渝
尽寸者余一切置之不問獨於
先生是集不能不心折焉蓋
是集也略章句而存神理破

帖拈而標徵義余屢索之不得者先生嘗傾儲出之因手自批閱置之几上時替抽繹一日余從友人張克生過余齋中見而異之携之以去會此友物逝余不忍唯索書圖更質而秦遽

一炬忽爾湯天曩時原刻已化作灰烟霧矣余悼嘆良久如先師傳今春積雨初霽齋居寂寞因過吳山訪吾友臣先檢青霞深處時聞口桃花正放空山歷落四壁皆碧君余兩人蹀

唯花下縱譚今古興味酣適因
歎邇來百喙爭鳴孔孟失席
小儒各護藐相效慕西得說叢
一書嘆醒醉夢巨先謂余曰子
所見者初刻耳抑知吾師尚
有續筆在世奈知者吾黨藏

之久矣余歲丟言歸而請之英
多氏英多生示余一樓覽百冊
言詩者蓋發原神所未發亦復
見余所未覽覽向日悼嗟剩
當下遂謀合梓以公於世嗟乎
靈以不發交士代起此集後生

不知更作津梁幾許矣先生

嘉惠來學之意庶不沒乎篆

多為先生長子吾社雅為主

盟臣先先生之高庭也嘗序

其廣騷以衍世者是書之基功

寬哉學而襄其事者則吾

家元白氏

天啟丁卯季秋望後二日錢唐

章烺拜書於楓葉林

叅閲姓氏

沈尤含　英多　杭州

沈美含　吉人　杭州

凌元徵　巨先　仁和

王克家　元建　杭州

沈澹思　子羽　仁和

王至言　昭文　永嘉

吳思穆　靜㴋　錢塘

李文瑜　不瑕　杭州

張遂辰　卿子　錢塘

參閱姓氏

陳幼學　以時　錢塘

吳太冲　默置　錢塘

高鼎熺　晦如　仁和

陳爗然　樸先　仁和

于之英　梅生　杭州

鍾人傑　瑞先　錢塘

沈泳思　漢可　烏程

王素臣　孔卿　仁和

陳斗垣　乾生　仁和

章斐然　華甫　錢塘

姓名	字	籍
徐仁毓	九生	仁和
鍾穎枝	佩禹	桐鄉
徐仁中	醞生	仁和
錢敬臣	文止	仁和
謝王麟	翼台	杭州
葛應贇	修之	仁和
鄭祖達	兼之	仁和
鄧章漢	七襄	杭州
崔雲人	道遠	杭州
孟航譙	六吉	仁和

周官　唯人　錢塘

潘之淇　爾瞻　錢塘

蕭濮臣　明宰　錢塘

魯所瞻　東侯　錢塘

王起龍　九子　仁和

章如韓　[illegible]　杭州

四書說叢目錄

柳柳州集

歐陽文忠公集

性理

正蒙

蘇文忠公集已下二種或稱東

論語解

欒城集已下二種或稱潁濱

論語拾遺

王臨川集

雞跖集

淮海集

黃山谷集

二程全書

橫渠理窟

上蔡語錄

五峯遺文

南軒語錄

象山語錄

慈湖訓語

易解

朱子全集 已下四種 或稱晦庵

語類

近思錄

或問

延平問答

李盱江集

龜山語錄

黃氏日抄

孫奕示兒編

眞西山集

薛文清公要語

讀書錄

王陽明文錄

傳習錄

居業錄

崔后渠洹詞

士翼

蔬文類稿

白沙文編

念庵文集

經子訂疑

學窺班

桐岡教言

耿子切偲編

胡子衡齊

就正臆說

尚友軒臆言

四書大全

四書通義

石渠意見

武稱
浙江
目錄

紹聞編

翼疏

删正 或稱了凡

談經苑

學庸大意 或稱董日鑄

來矣鮮說

夏雲渠說

鄧文潔佚稿 或稱定字

楊貞復語錄

李氏藏書 已下四種或稱卓吾

黃貞父說

陶菴語錄 或稱歸季思

胡休復讀書錄

張侗初讀書印

周季侯論語商

李宗謙說

譚軫 或稱張伯起

吳因之說

淮海近語

楊升菴全集 已下四種 或稱用修

丹鉛總錄

續錄

談苑醍醐

李漸菴文集

空同子

古言

今言

函史

晲子小言

酬諮錄 已下廿二種或稱管東溟或稱登之

酬諮續錄
七九問辯牘
續問辯牘
續原教論評
師門求正牘
從先維俗議
惕若齋集
惕若齋續集
惕若齋閏集
病榻心宗

析理編
大學測義
大學訂釋
石經大學
石經脅錄
中庸訂釋
論語訂釋
孟義訂釋
論學三劄
嘖唬餘音

覺迷蠡測

俞霑四子會解

盧未人

顧朗仲

王逸季

顧伯欽

顧仲恭

錢受之

楊兆開

尋孔

傳燈錄

僧寶傳

宗鏡錄

弘明集

廣弘明集

法苑珠林

大慧語錄

叅同契

雲笈七籤

巳上多不能悉記錄其槩而已勿病其疎略

記刻四書說叢引

先生是書成於乙卯越一年公車歸先生復有叅補益多取之論語商讀書印愈益名確自喜唯孟未就而先生遽賦玉樓每撫遺編淒然欲涕長公英多出先生手澤雖閱魚魯則余叔若倩不佞如錦

四書說叢凡例 凡六則

一書取名叢以薈萃為義或夫冗襍開卷便不能了然故采撫羣言一以章句為次第世代後先所不暇論或載全文或篇取數行或行取數句理並酌意意並酌辭繁者簡之滯者通之義在發明無辭筆削

一採錄如性理大全等書及久近名賢著述皆人所常目亦有稗官野史小說巵餘本非解經義堪顧解者亦并錄之他如良友衆譚方外送難人雖生存嘶金屑玉何忍輕棄其間或標書名

或稱姓字原無定例其無題識者則謝陋之譏

側也

一新說入人如鄭亂雅加以霸儒操戈狂禪據廂

河南建陽幾至剝膚然聰明代起生生不窮亦

有不可以人廢者今擇其醇正可佐傳註并歸

本條或義可並存則於章末更端標一說二字

以別之亦有古本誤脫久入膏肓鋤而去之人

將不服今亦隨錄但以己見箋解數語以明不

安敢云折角聊借質疑有教我者所謂不有益

於彼即有益於我也

一知時論世方謂讀書聖賢之言豈規規訓詁所可盡所見羣書中多有廣勉異同疏觀今古雖稍遠佔俾實攄胸懷今並載之大義則冠之卷前章義則列之篇尾亦猶史家之有叙斷云爾

一制度人物須自成一書加以辨駁庶幾足觀是書義專釋經力不暇及間疏一二以便初學博雅者勿嗤其陋

一鄙質頑鈍遮眼便忘聊自箋記非敢示人年來問奇轉相傳寫恐字訛句落罪戾益深勉强就木實非本懷乞日或待教高明幸窺堂室自當

改定以贖令愆有愛我者亦無恡焉

乙卯仲春一日沈守正識

重訂四書說叢卷一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大學大意

董日鑄云、大學以明德爲宗、新民舉而措之、究竟起來說箇舉而措之。還有等待。想聖人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是何等學問。總在春風沂水。三三兩兩便是唐虞作用。終不道夫子欠了新民的債。試看十傳那一傳不是說明明德直到天下平也只是先愼乎德看大學莫被三綱領八條目誤了。諸項只是個功課簿。

陸子靜云自古聖人只做一件事。士翼云大學之爲文乃一篇與洪範同體先撮總而後分目要之皆明德而已。大學只一明明德令五尺童子能言之。若其實實下手處諸儒紛紛不同畧舉數端朱子曰敬陽明曰致良知李見羅曰修身爲本許敬菴曰知止管東溟曰格物此皆就其資力之所近而言之猶之宗風指月非眞月也就中斟酌覺管說近實其言曰大學關鍵全屬致知在格物一句意心身家國天下孰非物乎誠正修齊治平孰非格乎意本來自誠而今誠之心本來自正而今正之便是格物意與心

各還其本來之初便是物格以下修齊治平皆然又曰意未誠心未正之先非格致無由入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是已國既治天下既平之後格致亦有不容廢者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學是已其與涂鏡源辨知止格物書云尊旨以止與修合直底至善爲第一層學問格物以求致其知屬第二層學問愚玩格致二意甚活物有先天之物有後天之物知有不思而得之知有思而後得之知謂誠意不離後天之思而後得可也謂正心不透先天之不思而得可乎然則知止與格物之義俱通未發已發之中和而一

貫之旨瞭然矣。愚按如此說則物無精麤功無上下下學即可措手上達亦無疑足即朱王二兩先生紛然諍論不必披髮纓冠而自解矣余所以服膺管先生也。

讀大學與中庸不同中庸闡道之微言而大學經世之實用也故始於格物而終於天下平由麤以及精自內以及外雖其本末未嘗不本於先天其極未嘗不通於天載而立言之旨不重焉其要使下學率而循之啓入聖之門上達舉而厝之成開物成務之功用耳矣何以明之致知格物大學之精義也試精求之已發之知可致也未發之知可致乎所謂

窮神知化。過此未之或知者。亦非致之所得至也。有物之物可格也。無物之物可格乎。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亦非格之所得用也。聖賢非留此向上一着不以示人。而經世之學至此已盡。所謂可使由之不使知之者也。朱子深體作者之意。故解止至善則曰事理當然之則。而今人必曰無聲無臭。解格物則曰窮致事物之理。而今人詆曰本來無一物。托精微以濫之。復引圓頓以混之。非獨不明孔門之眞脉。抑且不違宋儒之苦心。讀者不可不知也。

大學章

通章只是一個明明德親民明德中事也止至善滿此明德之量也知止知此明德也能得得此明德也齊治平明明德於家國天下也格致誠正修明明德於巳也精言之爲明明德約言之爲修身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修身之下手處則從格物爲長

大學述云大學不對小學說對異端曲學之流說謂之大學天德王道體用兼該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皐陶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之爲師顏曾思孟之爲傳習皆此學也　許白雲云三句固是大學之綱分而推之則上一句爲下兩句之總綱領下一句

爲上兩句之標的明德新民雖兩事對舉而言新民亦是明德中事　疑問云雖提說三在字其實只一事明明德耳矣明明德須新民乃完全須止至善乃極妙辟如對人說須自成立須致君澤民須做盡底頭好處語雖諄復總之敎以自成立而已觀下文欲明明德於天下語可見　中玄云問註中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何如曰大學只是明德而已新民亦是明德中事既曰明德能不新民乎未能新民可謂明德乎若曰皆欲止於至善則明德固要止於至善新民亦要止於至善是三之也且至善之所由止者

知止定靜安慮而得此皆自明德言乃心學在己無與於人者而新民固在其中也若分而爲二則明德之知止定靜安慮得不待言矣不知新民之知止定靜安慮得者當是如何　又云說明明德完了如何又說新民此正對着佛老家下藥言新民即在明德亦是對着管商家下藥說明德必是直見本體豈是半上半下何以又說止至善此亦是爲半途而廢的人下藥　袁七澤云明德考亭訓虛靈不昧甚妙即陽明所指良知是矣德即是明不可以明更求於明擬欲明他是鏡欲自照而眼欲自見也胡可得哉然

何以曰明明德也不過欲人直下識取云耳故後面釋曰皆自明也第玩自字便見不落情量全體顯現非假一毫功力也　朱子云明德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吹得這火着便是明其明德　疑問云只復却靈明之本體便是明不曾於明德上加分毫　來矣觧以朱子解明德爲虛靈不昧全解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行何以明明德於天下故欲以敬止之仁敬孝慈信治國之孝弟慈平天下之長老孤實之故曰就虛靈上説一本大學都說空疎了更無下手處就五倫上説一本

大學徹頭徹尾不知朱子不徒曰虛靈不昧而又曰以具衆理而應萬事五倫豈在事理外乎單言五倫則其理不精故必遡之虛靈不昧之初耳猶之解格物曰窮致事物之理朱子豈不知格物之物與物有本末之物非兩物哉但單指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爲物則物之量未盡而格之功有歉乎故必至於事物之理而始當耳蓋明德言其體故必括其精格物言其功故必極其委年來殊覺朱子之周匝而讀者未能融通非止一端也　朱子云明德新民非私意所爲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

是明德過其則便有割股之事。須當協於當然之則。方是止至善。 管東溟云、止至善與中庸之得一善義通。至善德體也。善有二義。有以善對惡而稱善者。此有對之善也。從淑慝而分也。是曰萬善。有以過不及對中而稱至善者。此無對之善也。從性善而來也。是曰一善。性善原於太極。而淑慝分於陰陽。陰陽有對而太極無對。其體非玄非虛。乃此心之恰得其中處耳。 疑問云、至善不是於分外加增要好之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心體中、原有天理精微之極。在止之云者、知至至之。適復却本體之故耳。故究論之。只

一明明德便完了、　疑問云、知止節是徹上徹下語。然此間只點醒世人、令從此入門耳、定靜安慮不是坐空室中、不懂不擾、怡然默然之謂、大人明德新民身心性情家國天下、那一件不經營料理、唯不知止、便惑於他岐、而胥失其當、一知止則於身心性情家國天下、日有酬酢應感、總之無他向、無妄動、無作輟、無嘗試漫爲事、事事皆得其止、此知止能得之說也、若只坐空室中、便是禪家虛寂之談、要分曉、　又云、知止是頭腦、能得是究竟、定靜失意是一時事無工夫、經文云云　是從中細點出妙處耳、　諸相因處、如丸

之走坂。亦之下瀨。謂之無漸次。却不能脚下便到。謂之有漸次。却又不到不住手。　初問云、此心原無不定。定對私意說。辟如水中之月。定靜而安。水安而月圓也。安而慮。水月之金光百道也。定靜安慮卽在知止內。不曾在知止上加一些子。　夏雲渠云、可以言定。斯可以言靜。可以言靜。斯可以言安。此須意會討不得個大分別。　明道云、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個定來助知止也。　初問云、知止之知。卽知致矣。非淺淺聞見之知。是入水而知水之寒。入火而知火之熱。乃超然覺悟。眞見道體。非語言文字間

也定說志有定向亦似淺定乃程子靜亦定動亦定之定定則自然而靜而安而慮而得矣　居業錄云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華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人心之不靜以思慮多也何以收功在慮曰憧憧之慮不可有何思何慮之慮不能無　管登之云慮根於知止是謂不慮之慮乃良知之變化也故得否則憧憧往來即釋氏所謂塵勞織起矣慮愈多去道愈遠如至善何一定靜安中何處着慮慮是人心種種自現之條理就此慮時而低昂輕重無不妙中當然之則

者是即得也非慮是一物而得又一物也映處是慮會處是得耳

物事只照註解二句不平事字只承本邊說蓋知止是知此明德本之始事也能得是得此明德本之終事也天下惟本之中有事末原無事也言本末始終而先後之意已見矣

疑問云物只是一個事只是一件云本末始終者正見此一物也此一事也但要於中知先後耳知所先後不是知所先知所後只要知本與始之當先知本始而先之末自舉終自成矣觀下文先後字面可見

顧朗仲云本末猶根之與杪始終猶首之與尾知即知止之知

於此見得透徹。直下識取。工夫收於當念。故曰則近道矣。則字極緊。道即大學之道也。　中玄云、此節是起下文。非結上文。　疑問云、古之欲明明德以下。是舉大人之已試者以立極。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正見此個明德。已與天下共有的。必新得天下之民。始盡得明明德的分內事。而其間先後之節次。又一一有不可紊者。故詳言之。　古之節入路之漸功。物格節究竟之頓體。與上文先後字不相干　續

由天下而至修身。自博及約。事而理也。由正心而至格物。自靜入動。理而事也。是之謂聖學　續

或問云、意

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金仁山云、心無形影，未易捉摸。人之所以治其心者，亦惟於其發動處着工夫耳。辟之水本靜，波蕩之。波平則水靜矣。火本明，烟鬱之。烟透則火明矣。心本正，意或累之。意誠則心正矣。故曰先誠其意。

袁七澤云、心猶水也，意猶冰也。水體常流，而一結爲冰，則失其常流之性矣。心體本正，而一發爲意，則失其本正之體矣。然全冰是水，不捨冰而覓水。全意是心，豈斷意以正心。故欲復水性，惟在融其冰。欲復心體，惟在誠其意。意誠則雖曰已發，不離未發。雖第

二機即第一機也今夫驟見孺子而怵惕驟聞呼蹴而不受此不涉安排不立能所所謂誠也不涉安排不立能所則不妨發見而未嘗有所動不動不遷所謂正也後引好好色惡惡臭爲喻最爲親切即在凡愚可以自省　吳仁甫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朱子曰源頭只在致知知至之後如從上面放水來巳自迅流湍決只是臨時又要略略撥剔莫令壅滯耳　管登之云心與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儒者曰心該動靜意者動之端又曰心無善惡意之動而有善惡皆影響之見耳夫心統性情而意則有根有苗

性者心之心也廓然包乎六虛而至善無朕者也情者心之意也隱然局於方寸而善惡兩含者也其隱然而含者謂之意意根猶屬於靜意之苗則發於識識發則根動而七情別矣向使中無善惡之根安得動而忽起善惡哉故意不專屬動亦屬靜善惡不專屬意亦屬心心不隨意而生滅意則根心而有動靜意之動而合乎性者曰幾其動而着乎情者曰念攝念而入於幾則意誠攝誠而歸於性則心正　又云大學唯格物之說多端亦唯心知之義難辨蓋心之靈處即知知之虛處即心其實非二物也意與物正知

體合內外之道處藏知者意觸知者物也試以鏡喻心如鏡之體知如鏡之光意如光之能照物如光之所照格物如鏡之分背分面拂本面之塵而還其明也物未格而求知至如鏡未磨而反鑑索照知何由致知致則誠正一以貫之矣蓋致知者了悟乎其所當正之心正心者鎔化乎其已致之知格物者致曲求誠之大端誠意者格物致知之入密也只是明明德一事而功有生熟耳自誠意以致平天下其功皆不離於格物焉

又云八條目中格致二目爲虛位其義貫乎誠正修齊治平之間誠正修齊治平六目

爲定名其功全在格致格致雖二目而實一事旣先乎意未誠心未正之初而抵始復後乎國已治天下已平之日而要終者也蓋三綱領之道攝焉　又云格致旣是一事則八目可損而七乎曰可合爲一事亦可分爲二目蓋學者見得頭腦端的委是格外無致致外無格然天下亦有一種耽空滯寂之學外格物以求致知者亦可謂之卽格卽致又聖學過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以亡其心空空如也似已無物可格而未嘗無知可致故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是故格致雖一事不嫌分爲二目究到中庸合

内外之道處豈唯格致可合爲一八目皆可并而爲一

格物有多說備疏之　朱子云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乎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致其極也　又云於物上窮得一分則我之知亦全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則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　又云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　又云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着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

前倚衡無往不見這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眞外面雖爲善而內實爲惡　困知記云格物固莫先於性情然天地間一草一木一鳥一獸莫非此由一之萬會萬歸一之理是故察之性情而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草木鳥獸而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然非眞積力久何以及此　羅文恭云致知何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致知而不於格物不

足以開物成務此吾儒二氏之所由辨也　程子云一理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云理會得多自然有個豁然覺處又云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但積累多後便難通亦通得去或問云如此格物與世之博物洽聞者何以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為主而不務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已為人之辨　董云朱子今

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只是對初學人立下手功夫其實可以零說可以頓說可以粗說可以精說吾人也是一物若格得吾心了了此外更有何物究竟起來死覺尿溺孰非神理古人聞驢擊竹悉證妙悟豈得於此等更生鬬膈但患認朱子意差眞個於物上尋討饒君徧識博解胷中只得一部爾雅有白首而不得入古人之學爲可悲耳非所以病朱子也以上俱本窮理說

○陸象山云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王說本此　陽明云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　又云。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又云。朱子所謂格物者。是就事事物物上。求所謂定理者也。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吾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爲一者也。　徐曰仁云。心猶鏡也。聖

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朱子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以上俱本去惡說

○楊慈湖云：格物不可以窮理訓，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

魏恭簡云：病莫重於知誘物化，藥莫安於格物致知。

許敬菴云：格即格其非心，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之格。在易曰閑邪，曰洗心；在論語曰克己；在大學曰格物，一也。格去物累，眞性湛然，斬釘截鐵，一了百當，德由此明，民由此新，善由此止。

又云：程叔子曰：格物非一端，或讀書

講明通義。或論古今人物。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是。朱子曰、或考之事爲之所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二先生所論。在學者誠有之、但當心不正意不誠時、且欲講明探索、急難應乎、惟察之念慮之微一節、始爲對證之藥。程子亦云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吾從其是而已、　王敬所云千古聖賢兢兢業業、止有去欲功夫、物格而知至者、譬之垢去而鏡明、銹盡而劍利也、近日來矣鮮亦主去欲之說、以上俱本去欲說　○愚按朱子格物之說、融通體會、原自確當、而諸儒爭之不

已者止因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節本文讀之過泥以格物爲聖賢教人直取工夫遂疑未正心誠意之先如何下手故徐曰仁曰朱子格物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如何照許敬菴曰當心不正意不誠時且欲講明探索急難應手不知天下之理精麤一貫而學者用功次第多由麤以入精卽以吾人今日譬之如欲家之齊茫茫竟去格物如何得力必先默自檢點身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安在檢點不已自然見自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所由生又進而求之自然知意之所以欺所以慊

而致知格物、自不容已、雖是一套功夫、而其苦淺深、自有不可倒行逆施者、聖賢正教人逐段遞進、直逼至角尖上、如木搜根、如水得源、而一了百當、更無餘事、故下文緊頂物格一節以足之、上節是教人下手工夫、下節是究竟道理也、猶恐務外者從治平做起、則泥而無歸、求精者從格物做起、又精而難據、故又指出示人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言脩身而誠正格致在其中矣、大學分明教人從切實地步步踏進、而儒者急於直取、遂生異同、妄論如此、未敢以爲是也、格物是徹上徹下語、發軔於意未誠心未正之先、

而亦不廢於國已治天下已平之後王子惡其支離故揭其源朱子恐其疏漏故極其委耳二說原可相通朱子曰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求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已與文成不相礙矣至於許王二先生格去物欲之說朱王二先生原有此意特不消說耳使非無欲則窮致事物安能見事物之眞爲善去惡安能得善惡之實故朱子以敬爲主而文成古本序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此卽格去物欲之旨但不卽以當格物耳若曰復還其本來無物之體諸儒究竟未有不同不獨三先生也

曰知止而又曰致知在格物

非有二也一對本體言之一由功夫推之耳曰格物而又曰脩身爲本非有二也由致知推之則物爲實對家國天下言之則身爲本也格致誠正而身脩矣下文始以家國天下對驗之舊說並重非也 續

明明德章

三章雖引詩書以證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非剏言也俱說本體無工夫工夫在八條目內 爲釋明明德便引幾個明字 朱子云顧只是見得道理長在目前不被事物遮蔽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居業錄云顧諟天之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

四勿。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　初問云、商書返照日顧明命是何物。可以反觀內照得。只是內省此虛明處。若謂以心去顧諟明命。則心是一物。明命又是一物。誤矣。　按顧只是念茲在茲。若見其參於前耳。　自明字須重。　由。三明字。揭一。自字。以進之。見責之不容緩。禎　鄧文潔云、皆自明也。古之帝王。只自己明了。便一了百當。　此句是總評三書之詞。

新民章

此章爲釋新民。故連引幾個新字。總是借新字以發新民之意。無新新民之本之事之効之說。極字意三條

中已具末節是責成後人之詞若曰後之君子欲新民者不可不止於至善耳湯文武原是借來影子不必粘定說　詩書之言新不同分之極也合之亦極也故揭無所不用以進之不如詩書非極也一如詩書亦非極也　續經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自新新民原非兩事說新民而能自新不待言矣故首節不必說新民必始於自新　苟日新不是尚有欠缺但不日日又日新者亦可復污故又要新其實不曾於日新上加得毫釐　測義云或問新至必世後仁之日比屋可封亦用新乎曰明德之明無盡則新民

亦無盡也必如乾元傳中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而民乃無所用其新矣故曰無所不用其極然用極之實功只是明明德極只是止至善

止至善章

爲釋止至善便引幾個止字　釋明德曰自明釋新民曰用極若有專責焉此章不言如何止至善而第疊引以咏嘆之以至善即在明新之中不煩更舉耳

續　莫不有善莫不有止止其所斯善矣不至善非止也以民觀之邦畿即止也以物觀之丘隅亦止也以孔子之言觀之人不可以不知止也文王千古之聖

也不外一止君臣父子國人止之所也仁敬孝慈信至善之則也豈惟文王武公亦然如切如磋而學止矣如琢如磨而自脩止矣瑟兮僩兮善之本體呈矣赫兮喧兮善之輝光生矣民不可諠亦非有異術也至善則無不至止則不能不止也豈唯當世後世亦然親賢樂利止于前王而君子小人不忘于沒世理固然也凡此皆非正釋止至善也三復之而思過半矣此之謂釋止于至善也穆穆節引詩只重得個止字緝熙敬都是連及之耳下五句正釋一止字五者之止全由敬生來此處却不重此意　董云

五止是就人倫數之只一止耳月落萬川處處皆圓實無二月又云止仁等不粘定文王只承敬止止字而言之正將明新至善攏作一團也　一說下五句都推開文王說後三節亦不曾粘着武公文王此說殊好　疑問云明德新民原非二事只說個明德新民自在其中淇澳二節總是一節曰前王曰沒世是申言民不能忘蓋曰非唯同世親炙者不忘雖沒世猶不能忘也註分屬明新似非本旨　又云道學學全此明德也自脩脩此明德也恂慄是明德之本體常惺不昧處威儀是明德之本體昭然煥發處德至

此爲盛德善至此爲至善便能興起人心賢親樂利各得其所而沒世不忘所謂聖人之止至善者如此

又云天理人欲界限處最細最微此處須剖析毫釐故講習下加討論二字纔省察便克治然却由省察起　切磋是理欲上挑剔得十分明琢磨是私欲上刮得十分盡　講習討論省察克治是釋詩如此解其實知行未有不並進

疑問云既講習討論又省察克治到此處便露出心之本體來精精明明烱然自若竦然自立絕無懶散之意既如此一段精神常收歛在虛靈之內自發越於動盪之間可畏而可

象所謂不待存而自存不期發而發者所以說盛德
至善 管登之云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大似示
人不可親近者在今以恂慄二字實之則如曲禮所
謂儼若思安定辭云耳赫宣著之貌喧盛大之貌亦
似示人有不可捉模者在今以威儀二字當之則如
易傳所謂篤實光輝日新其德云耳武公之德之平
易近人如是 恂慄註中戰懼二字太嚴了些只是
虛靈不昧中有此一段精神耳 盛德至善倒在至
善上言如此盛德正所謂至善也 初問云民不能
忘者只爲此明德人人具足所以感通

本末章

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大畏民志不是聽訟時事是先一層語民既大畏其志則自無無情之念安得有詞以至於訟乎此全由我之明德以使之故曰知本大畏民志不是本所以使之大畏處是本所以使是明德却不說出　此是把聽訟一節說個本末的樣子此謂知本是教人於大畏民上探討悟頭不是粘滯語亦不是推原語　管登之云以聽訟言知本猶以忠恕言一貫後儒但言學問根本必入玄虛而孔門第就日用顯真機所以為明德新民之實學

附錄　愚謂此章非釋本末也釋致知格物也前人有謂未始缺者非無見也何以明之以我對民則民一物也以我聽訟則訟一物也今能使大畏民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則訟之物格矣訟之物格則我之知至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獨言聽訟者何也偶舉一端令人深思而自得之可見磨刮於此消化於彼知物果無二體明新果無二事也蓋不言致知格物之功而直言物格知至之象也所以不言格致之功者實散見於誠正脩齊治平之間而不必言且不勝言耳但指其象而人已思過半矣或曰果

爾則本指格物矣與上文二本字同乎異乎曰大學三言本雖其理未嘗不同而義則愈推而愈約非猶道理如此亦文勢之所不得不然也由三綱而發其端則明德爲本物有本末是也因八目而撮其要則身爲本脩身爲本是也傳格致而取其精則格物爲本此謂知本是也相因之序敎人之方具在本文瞭然可見妄論如此存以質之明者　此謂知本二句鄭本賈本俱列其本亂節之後令依程子所次義正相通知本句帶作重一句亦自有味不須衍之也

誠意章

愚謂此章以下。如所謂欺慊所謂忿懥親愛孝弟慈老長幼皆所謂物也當一境有一境之檢點提撕皆所謂格物也故格致者八目之理攝焉　測義云或問誠意章何以不曰所謂誠其意者在致其知而直以所謂誠其意起之曰此有深意蓋大學致知一義徹始徹終不專爲誠意發貫通於正心脩身及齊治平之間非若誠意之專起正心之端以至治國之專起平天下之端也故結句亦不曰此謂誠意而曰故君子必誠其意則又隱含心未正身未脩尚非意誠之極致而致知之案未竟也深哉　疑問云章首提

出毋自欺一句喚醒人中間兩出君子必愼其獨也教人狠下手末收故君子必誠其意打緊在人身上去令其必不輕過此三必字喫緊爲人　毋自欺也三句一氣讀下　惡惡二句是形容毋自欺之眞實如惡臭好色者然非惡惡好善之謂也　人一生止是好惡不獨意有之意得之最先耳正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脩身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齊家之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治平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總此一念之遷流充長　耕

自欺自慊如反覆手然無自欺則自慊矣　測義云

獨以無對爲義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非但惡念不可有雖善念亦不可着也幾一分於善惡則有對矣曷名爲獨曰善惡有對而好惡之眞則獨體也人能格物而知所止蓋有以先識此體矣識得此體則能養之於未發不待意動而始愼焉是以一觸於善惡而好惡之眞機逈露眞機雖露而一有自恕之心獨亦漓矣至於毋自欺必自慊而愼獨始爲無滲漏也蓋君子愼獨之學戒於幾後而閑於幾先　董云獨即意愼獨即誠意如惡二句愼獨意已盡此句只丁寧之耳若說愼獨爲誠意工夫是入目之外又增一

目矣○愚按謂獨即意亦籠統言之耳若細析之獨兼未發已發其實具於致知之先而貫乎正心之後知對致知言之則知者心之神明而知止之止即是獨謂獨即知也亦可知對正心言之則有所非心而無所之本體即是獨謂獨即心也亦可但不可謂知意心之外別有獨體耳然則大學獨見於誠意章者何曰爲其幾向於動其體易見而其功最難防教人於此下手耳注中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是歟曰是管先生曰慎獨註是朱子屬纊時事句字從慥認中出殊無中庸滲漏後儒猶謂云云似偏動察一

邊非也此章原訓誠意不訓正心從誠意上說慎獨雖不拈不覩不聞話頭有何妙若體貼到正心章上則無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心體即是獨 獨即知而在知即意而在意即心而在心故謂獨即意也則可謂意即獨也則不可 謂之心必統性情者也獨則尚依於性謂之意必含眞妄者也獨則未入於妄謂之知必兼心知意知通乎晝夜而知者心知也有通有塞者意知也心知之體則獨也故曰脩身以上慎獨之義攝焉 然則易又有所謂幾與獨一乎二乎曰孔子曰動之微吉之先見周子曰動而未形

有無之間則幾與獨無二也但周子全文曰誠神幾爲聖人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合三者爲聖人明非聖人不能有幾也謂其養於未發之先而動於心之無着耳常人能然乎誠意章原不屬聖人言之故不言幾而言獨

獨體無人不有無時不在小人之厭然即小人之獨體也唯不能直露其好惡之眞體而旋以掩著之二念奪之是以入於自欺而爲小人耳故揭念而合乎性曰誠則爲君子隨動而著乎情曰欺則爲小人先儒謂之人鬼關有以也○十目節緊承上節擊

節更端以見獨之可貴如以大學爲子思作則須作別語看心廣體胖是自慊時光景廣大寬舒如是正與厭然相反非慎獨而能若是乎故君子必誠其意續管云心廣體胖遂可以當修正否曰既廣則漸協於正矣既胖則漸底於脩矣蓋正心者廣大之中無滲漏脩身者安舒之中有謹嚴

有說誠意以下諸章其理未始不相通而非逐段相因如世解致知之後不可不誠意誠意之後不可不正心云云也果如相因而言世豈有真致知而意不誠者真誠意而心不正者真正心而身不脩者也身果脩而謂家不齊國不治天下

不平益難通矣蓋首章是頓說各章是零說直說到底不過曰明明德而已明明德之功不過曰致知在格物而已其理未嘗不直捷可喜愚細思之聖學論本體固是一了百當故物格知至而誠正脩齊治平一以貫之矣論功夫則無時無境可以歇手故格物致知矣而當誠正脩自有誠正脩之檢括當齊治平自有齊治平之規恢此皆所謂格物也亦正所謂致知也故謂知至而猶有不誠之意意誠而猶有不正之心心正而猶有不脩之身身脩而猶有不齊之家不治之國不平之天下固無是理若謂一格無所

格一致不必深致。則誠正修齊治平。皆屬虛話而無統矣。故曰大學一書。皆以格致為關鍵焉。此又不可不知也。

正心章

董云、此正字即中庸中字。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如風過樹。如月行空。依然還得個無體。朱子曰。四者須從無處發出。不是寂寂的無。只是無過去未來見在之累。就是有而不有精矣。既曰有所便是有在。如何却說心不存焉。此不是兩項話。人心原來至靜亦至動。如鏡子隨照隨滅故常照。若終日有個影子在鏡上。

便對面不受照了聖人之心惟無在故無不在常人之心有所在故有不在不見不聞不知味不必說深就是眼前耳邊口頭的全不領得況其深乎　如寶珠然懸之空處光明四照所謂在也陷在泥塗不能自拔所謂所也　續　如何能常在而又無所着着意是作也空之是滅也聽之是任也傳止能言心之不正而不能言心之如何不正惟慎獨者自按之　續　大學以忿懥等說在正心章其理最細非必顯然有所執着而後謂之有所也但纖塵未化稍與天地不相似便是管云心之一處曰獨人之二心曰念又曰意之

動而合乎性者曰幾其動而着於情者曰念攝念而
入於幾則意誠攝誠而歸於性則心正愚按此之有
所正所謂念也攝乎性則爲誠着乎情則爲所下章
之親愛等云則情之根念而流者也故說在修身章
內
管云人心纔有見即非極致之知纔有欲即非
極誠之意知非極致意非極誠則其心猶爲忿懥恐
懼之心而非太極之心也其身猶食色聲臭之身而
非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身也　又云獨即無
所之心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即有所之意大學不以
愼獨言心而以愼獨言意不以有所言意而以有所

言心此殆以心爲意以意爲心也在禪家必以爲未竟之語不知大學之意正恐學者求誠意於正心之外必落於幾後而好惡難反其眞求正心於誠意之外必墮於頑空而應用仍違其體即誠而正即正而誠此一以貫之之學也先後特強言其序耳朱子亦有見於獨爲意中之心故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亦有見於忿懥等情爲心中之意故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

一說李卓吾云夫心本無物也若有所忿懥等即有物矣有物安能應物凡既有所忿懥矣則忿懥在於

吾心好樂之來。又何以應之。何也。有客嘗在吾所主。人不得空闕故也。又忿懥既有所在。在東則西缺。在西則東缺。在中則東西皆缺。孰能定其正位乎。從此推之。凡有所在。無不皆然。故皆曰不得其正。正以心如太虛。本無一物。不可以有所在求之也。如此則心無所在乎。若謂心無所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百爲皆廢矣。即今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神應不匱如此。又安可謂心遂無所在也。有所在則不得其正。而不能應物。其爲心也。物而不神。非所以正心也。無所在則遂失其主。而何以應物。其爲心也。空而

無用。亦非所以正心也。有所在固非心。無所在亦非心。於此明得。則心正矣。故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終不言心如何正。蓋欲學人自明之耳。予謂此一章乃夫子明心圖也。　秦少游云。心不在我。未始離我。心不在物。未始離物。心不在物我之間。未始離物我之間。此心之真在也。辟如虛空焉。虛空者。卽之不親。遠之不疏。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　大全方蚊蜂亦主此說。（）心原無形狀可說。故顚倒說來。使人思心之所以爲心耳。其意大槩本之楞嚴。

齊家章

兩節俱是言身不修、而家之不齊、不言可知矣、不可以上是身不修、引諺是家之所以不齊、　舊說五之字有往而不返之意、之便辟了、下語太重、此條攝於誠正之後、亦非可以常情例觀、只是意根心體上略略帶些人我、故情之所之、不能無過則處、管云、唯聖人可言心卽是性意卽是心、下此性入氣質、便是含妄之心、心旣含妄、便是有我之意、心含妄故不能與無極之眞爲一、而有忿懥恐懼之所、無所則正、意有我、則不能與天地萬物之體爲一、而有好惡之辟、不

辟則誠誠正合而修身之道備其義精矣 知惡不必說到勵行於前變節於後知美亦然如此說便是兩時了只是當體有好惡當體有美惡不能如空過影如鏡數毛便是辟下文引諺俱是即日事 此五辟亦從上章四有所發根知只是有所之反以虛心照之若定要於好處求惡惡處求美已落有所矣此全從無我來故曰天下鮮 知即致知之知知得好中惡惡中美便是知止之至故曰天下鮮 續測義云子貌之醜惡苗禾之潛碩由聰之而忽焉忘焉故也此不獨凡情爲然即聖人之情亦然何以指爲好惡

之辟。曰學問已過誠意關頭正須精察及此蓋天下儘有見聞所染。風會所乘。介在天理人情兩可之間。其幾非聖人不能察。而任吾好惡之適然。不自知其流於辟者。皆子惡苗碩之類也。聖學尚於盡性曲致如此。

治國章

家者國之本也。而身又家之本也。故章中曰孝弟慈曰仁讓。曰帥曰好。曰藏。曰宜家人宜兄弟。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皆是本身敘來。

疑問云、世責教行於國而不知與於家。知與於家而不知帥於己。此帥字

是一章極緊要字眼前邊三個教字後邊兩個教字兩個法字總只一個帥字主張　帥字又發出一恕字恕又曰藏可見帥非有爲民作法之意只是及求諸已耳恕是帥之神從是喻之象　疑問云不出家是不出門戶而下堂階也如此說更有味若謂不出教家之理趣淺　孝者所以事君三句不作推原說事親之孝即事君之忠以此心而事親則爲孝以此心而事君則爲忠隨在異名耳更無二理更無二心故下文引書緊副心誠求之一句心誠求赤子之欲便是慈母心誠求父兄之欲豈不是孝子悌弟若心

誠求君長幼之欲。又豈不是忠臣、豈不是幼弟、豈不是民之父母、可見此理本一而非二。此心至順而無強、故下緊接一家仁讓、一人貪戾等語。挑出機之一字來。 引康誥是總證三句、不是只證慈幼一句。偶似說慈耳。 蕫云、只是說心之眞誠以爲聯屬家國之眞血脉也。○與上節舊分理一心一亦未是。 疑問云、仁卽孝弟慈之藹然處、讓卽孝弟慈之秩然處、堯舜帥天下以仁。帥此仁讓耳。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槩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 初問云、機弩上牙也。機在手至近、一撥便發、百步可到、不疾而速、不

必身親往百步之外而百步之外巳中的矣其機如此一句最可玩味遠近易簡之意　楊貞復云君子者大人也大人者不以巳爲巳而合天下之人以成其巳者也故一人之善即天下人之善何敢擴爲巳有天下人之不善即巳之不善何敢諉爲巳無故有諸巳而後求諸人者實見巳未嘗有而不萌求人之念也無諸巳而後非諸人者實見得巳未嘗無而不萌非人之念也若自以爲有善無惡而求人非人則不得爲恕矣此四句乃是君子着實究竟身分上未嘗有善無惡而到底不敢求人非人處正是君子藏

身於恕之淺恕者如心之謂人已之心一如也若論善我既有則天下人皆有若論不善天下人不無我何得獨無此之謂人已之心一如此之謂恕人惟見得在已者有善無惡便與那百姓不成一體便是將身露在恕之外君子見得在已者未嘗有善無惡便與那百姓渾爲一體便是將身藏在恕之內橫目之民瞻仰於下不見君子之身只見一個藹然仁厚豈弟慈祥惻怛之光景自然感動其良心都自然曉得已未嘗有善而推善與人自然曉得已未嘗無惡而引咎歸已如虞芮二國相爭不已一入文王之境望

見相讓之風遂各自知不是而不復爭所謂喻也若只有善而求無惡而非足以服人之口不足服人之心天下之爭皆起於自有善而自無惡吾既有善天下人各自有其善吾既無惡天下人亦各自無其惡此天下之所以多爭也故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吾人誦讀此書須反身省察我既未嘗有善如何怪得百姓無是善吾既未嘗無惡如何怪得百姓有是惡凡屬於已者有善務須看到無無惡務須看到有看之久久忽然大悟便能全身滅入恕中而能喻人矣○此楊貞復藏身說稍節而存

之

恕與仁生熟之間耳藏身於恕則恕之熟而渾然仁體矣是卽堯舜之帥也已隱然含下章絜距意

三引詩咏歎以足齊治之旨其實宜家人宜兄弟儀父子兄弟不離脩身焉耳故齊治平三章謂之皆釋脩身可也　豈惟此哉曰心誠求之且推本於誠意矣諸傳雖各有專釋而理原一貫但至一境不能無一境之檢點此格致之所以無歇手也

平天下章大意

此章大意只總註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句已盡後人妄爲分析皆非朱子本旨也大意言欲

天下之平全在絜矩而所謂絜矩只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二句而其要則又歸重於慎德慎德則必不忍自私自利而不同好惡於民然民所好莫大於利所惡莫大於不利故又提出個本末以見財之不可聚又於斷天命之得失挑出一善字以見不可不慎德而絜矩之意遂承此善字迭運說去言當寶善而不寶玉寶仁親而不寶國當進君子退小人爲能愛能惡之仁人方是能同好惡而不拂人之性不然則菑必逮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僇者也即此看來治平君子誠有個大道在不過同民之好惡而

民忠信則眞眞能愛民而能得此與民同好惡之大道得衆得國得天命皆不待言驕泰則知有已不知有人決然失此與民同好惡之大道而衆國天命一時俱失然人君往往驕泰不能實存此心者只因撤不下一個利字故說生財有大道以仁發身以義爲利正見財又不必聚苟得其道則未始不生惟用小人以歛聚則禍遂不可救耳此是民情好惡之大關鍵處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總是教爲人上者當同民心之好惡而公其利不可用匪人而專其利令人必分某節至某節是理財之絜矩某節至某節是用

人之絜矩、不獨不知解經、亦不知解傳、　疑問云、此章大根本只在慎德、慎德則此心常公、即謂之仁人、慎德即實心愛民、即謂之忠信、慎德則不私其利、即謂以義爲利、而天下之平、莫要於此、故程子曰有大德然後可以行王道、　大學述云、平天下之道只在推心、其大端在於同欲惡、而得之以忠信、失之以驕泰、此便是本治末治、本亂末亂、都從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上來、可見是一貫之學、

平天下至失國

疑問云、平天下的道理、即治國的道理、本皆出於此

心但論其事勢則有廣狹之分欲平天下須多方推廣始得周徧故特下絜矩二字　三民字不必說是國之民通章俱縱言平天下事並不曾提起國來由君身上發出來在國滿國在天下滿天下勢有廣狹量無減殺必由國漸推到天下是笨話　絜矩二字下節自有明疏不可預解　所惡一節分明畫出個絜矩來　大學指歸云此從吾身畫出個樣辟如開平方法一里爲式而萬里攸同各占其私動而有礙所謂緣軀殼起意思也故曰除却身都是義理各安本分端然方正程伯子云將身放天地萬物中側

看。大小快活、朱子云人見人常明見己常瞶責人常急責己常緩若搜轉頭來便是道理流行 樂只三段俱是言好惡之關係甚大以下皆承此意發揮

民之父母不是說民愛之如父母也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我真能生育萬民而無愧於生民之責故曰民之父母若依章句通在感應上說了如此看於此之謂三字口氣爲肖、

愼德至失之

疑問云其德非他此經文之明德也明明德是大人第一義此着一愼字又着一先字者見得此點靈明

是人的本心。緊緊先慎守此靈明便知我是民之父母民之具瞻上帝之所付托決不敢自專殖於己而不同好惡於民故說有人有土有財有用緊緊點出德者本也一句見此德是治平的大根本

四是故最吃緊 積 民之好惡固多端唯財貨一件是其最不可違者能掩世主好惡之公心者亦多端唯聚歛一節是其最易溺者故舉以爲言

疑問云此本末二字不並較德是治平的大根本財不過其末節耳

慎德則能絜矩所謂善也不慎則不能絜矩所謂不善也楚書二節承上善字與秦誓節連篇引來見得有

國者決當實實善人實仁親用斷斷休休之君子去妨賢病國之小人方是能愛能惡而可以爲民之父母不然而拂民之性則菑必逮夫身矣此大段雖有理財用人却不如舊說斷然分截之割裂秦誓以下說用人雖不是說用理財之人亦不曾說於財全無關涉觀末節便說作一片可見只是覺民之好惡又常在此便適理說來　不獨楚書二節是知本末余皆節亦是知本末觀尚亦有利哉亦是有德此有人四句之意　總衡齊云龍以雲爲輿以風爲馭以霆電爲徒御上下變化而雨澤天下者龍非有他技也以其

體虛而用神也。假令龍如贔屭。喜能負重。則技止龜趺而已。如蚴吻喜能望遠。則技止獸首而已。如蒲牢則技止鐘紐。如狴犴則技止獄門。饕餮則止鼎蓋。睚眦則止刀環。為此者蹠彼。為彼者蹶此。又安能役雨霆風電而變化天下哉。故大臣無一技。然後能用天下之技。

管云。休休之相度。即空空之聖學。人必有欲。焉得休。大臣操可致之權。其念更廣。祿欲持。寵欲固。名欲保。子孫欲綿。其難休尤甚。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欣羨。此真休休者。休休則無我。其視天下無一而非我矣。

大學釋義云。斷斷誠一不二之意。所謂確

乎其不可拔也。無他技言其無才能之蔽也。人只是才能上着脚。便有所蔽。便不誠一。便不虛明。便不能如有容。斷斷無他技。其心更無一毫功利之私。物我之見。知識意見之累。只是湛然在中。是何等休休。即此休休之意。空洞無外。若有所容。而實無所有。故曰其如有容焉。如有容。正是無所不容之地。有所容則必有所不容矣。

講錄云。休休是寬大安閒之意。如有容。不是如物之有容。休休處難以名狀。故強以有容狀之。與實能容字一般。實字對如字看。既云如有容。又云實能容。無非形容之詞。

大學義云。保子孫

黎民是何等事業。却只說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的。便能辦得。又說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此處便將聖賢學術盡打破示人矣。只此一點心情純瑩便是唐虞君相。便能做出堯舜事業。豈不至簡至易。盧氏云。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絶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所以進君子。絶小人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娼嫉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故曰。此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疑問云、見賢二節不與上節分作三項人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仁人。不簡賢不黜不肖。即

是不仁之人好人之所惡二節緊頂上說來如此不簡賢不絀不肖則其好惡已不能同民是謂拂人之性。蕃必逮夫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僇正謂此也。蕃必逮夫身對上子孫看。續讀書錄云知賢而不用知惡而不退不知不知之爲愈何也不知則賢者猶有所與不賢者猶有所畏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用矣知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疑問云前說君子有絜矩之道後說君子有大道生財有大道可見絜矩方是大道不度諸心而出身加民總

私智小術之爲決不可以平天下。夏云忠信便能以心體心，覷人猶己，驕泰便自縱自肆，不知有人絜矩得失在此處分路口。

生財至末

夏雲渠云上文已結束十分完了，只覺得歛財的不好，又特致丁寧。董云非是以財爲重而爲之料理，直說到小人菑害並至，正是破除聚歛之迷，以發其好惡之公心，總是終財者末也之意，何嘗理及財哉。

管云唯慎德而後可以有財，唯散財而後可以聚民，唯行生財之大道而後可以散財，唯不畜聚歛之

臣而後可以行生財之大道大學敘理財之顛末義若貫珠然　仁者以財發身不是有心散財買人來奉己只是不歛天下愁怨之氣於身則身自尊榮若以財而發之也　朱子云只是一個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作義　吳氏云不終如韓信所謂公小人爲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守財是終事之一節　夏云寧有盜臣仁者之用心如此未說到利害上　義未始不利亦就世主好利之心言之正釗鑠其聚歛之心耳大學之道不論到利處　恩按治平二章其用愈廣而其理愈精格物

不至此不可謂之物格致知不至此不可謂之知至

此格至之所爲徹上下也

四書說叢卷一終